



却风归

青诤·著
QUE FENG GUI

之风皇于飞

源自历史，
非历史。
看五胡十六国倾国倾城第一人，
如何演绎他传奇跌宕的一生。

风皇风皇，
何不高飞还故乡？
无故在此取灭亡？

却风归，却风归，
了却天下随风归；
却风归，却风归，
却是往事逐尘归。

却风归

QUE FENG GUI

之风皇于飞

青诤·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却风归之凤皇于飞 / 青诤著.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2
ISBN 978-7-5402-2566-7

I. ①却…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3494 号

却风归之凤皇于飞

作 者 青 诤
责任编辑 王 然
装帧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6
字 数 324 千字
版次印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凤皇于飞

- 楔壹·初遇. 001
- 一·凤皇诞生. 004
- 二·慕容诸子. 010
- 三·丁氏双姝. 017
- 四·星之陨落. 024
- 五·铜雀台上. 032
- 六·燕皇大婚. 040
- 七·秦国来使. 046
- 八·谁的初遇. 053
- 九·洛阳之伐. 059
- 十·堆紫成烟. 065
- 十一·天帝流光. 072
- 十二·道安大师. 078
- 十三·兄弟逛街. 084
- 十四·恪死他乡. 092
- 十五·鸢落焚诏. 099
- 十六·鏖战枋头(上). 105
- 十七·鏖战枋头(下). 111

十八·犒赏之争	119
十九·大喜之日	127
二十·何以双成	134
二十一·如意果树	141
二十二·旧历新年	147
二十三·金刀之计	153
二十四·安阳夜见	160
二十五·倾国之殇(上)	166
二十六·倾国之殇(下)	174
二十七·初抵长安	182
二十八·有惊无险	189
二十九·丁零翟斌	196
三十·好事难圆	203
三十一·人事参商	211
三十二·御前侍卫(上)	218
三十三·御前侍卫(下)	224
三十四·零落成泥	232
三十五·白鹤束翼	238
三十六·三日竹笛	247

初壹·初遇

它是一只乌龟，没有名字，也没有朋友。从它出生的第一天起，除了因为饿而吃些水中的漂流生物之外，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睡觉上。

这没有什么不好。阳光透过粼粼的湖水，露珠滴落娇俏的花枝，水草舒展柔软的身姿，它闭着眼睛，缩在壳里，仍能感觉到它们亲切而柔和的致意。

它同样在心里跟它们道：“你们好。”

日子一天天过去。

只记花开，不记岁月。

只记原本所待的一条清浅小溪慢慢扩大扩深，阳光竟渐渐照不到底；不记那些试图同它打招呼的或想把它当食物的换了一拨又一拨。唯它，终日趴在水底的黄色瘦石上，似万年不变。

一日，它睡饱了爬到河边去晒太阳，晒着晒着昏昏然又想睡了，半梦半醒之间忽听有人吟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不要问它怎么听得懂人话，它目睹了这种两条腿的生物从一开始的赤身裸体满山乱跑到挂上一些树叶再到现在用一种奇怪的所谓“衣服”的东西把自己全身包起来的全过程。其实不止人话，好像周围不论能动的或不能动的，它都听得懂它们的交流。

只听另一人道：“三闾大夫，何苦如此执著？世人皆浊，何不泥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醪？”

三闾大夫答：“我曾听说，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现在我的故国处在危机之中，我怎么能任它处于困厄之地而不忧心呢！”

那人答：“大夫要坚持自己的操守，也不妨随和一些。岂不闻，沧浪之水清兮，可以

濯吾纓；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三闾大夫道：“渔翁此话，足见是旷达之人，却说服不了屈原啊！”

渔翁哈哈大笑：“大夫皓皓之白，安能忍受世俗之尘埃乎！老头是碌碌庸人，每日只求捕鱼布菜饱腹足矣，不似大夫忠贞高洁，可敬可佩。哟，天色突然变暗，像要下大雨啦，我们回去吧。”

“好。”

是要下雨了。它闻得到空气中湿润的气息，还夹杂了一丝喧嚣的味道。

它慢慢吞吞爬出几步。乌云四合，轰隆！一道闪电似利刃划破天穹，猛烈的雷声紧跟而来。

昔日浩渺平静的宽阔江面忽然巨浪滔天，仿佛变作噬人怪兽，应和着雷鸣电闪，刹那间恐怖诡谲。

妈妈咩呀，雷公电母莫不是嫌它活太久了，今遭特地来收了小命不成？

就在连续雷击了八下之后，第九下——也就是它正要潜入河底的时候——一道白光自头上劈下，完了完了，它心底惨叫，兀自挥舞着四肢，浑然没注意到周身泛出了一层墨黑的光芒，然后“叭”的一声，一个什么东西重重砸在了它的龟壳上。

顷刻间，雨散云收，雷敛电去，如同什么也没发生过的似的，一轮夕阳再度露出脸来。

被砸得金星直冒的乌龟大大庆幸龟壳坚硬，半天后才想起应该看看砸了自己的不明物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黑乎乎的一团，比自己个头大那么一点点，还一动一动的。

它发挥百年难得的好奇心，爬过去，用龟爪戳了戳：“喂？”

一团火突然冒了起来，它吓得赶紧躲回龟壳骨碌碌滚了老远，继而被眼前的景象震得说不出话来。

赤红而明亮的火焰四周包裹住小黑团，火苗越蹿越高，越烧越大，很快蔓延至江边一排排乔木和野花。它正想着它们会不会很痛，岂知花与树发出的不是哀叫，反更像舒服的轻吟。

小黑团突然站了起来，它的身量猛然拔高，一道耀眼的炫彩光芒后，呈现在乌龟眼前的，是一只大鸟。

蛇头燕颌，龟背鳖腹，鹤顶鸡喙，鸿前鱼尾。五彩色，高六尺。

浴火重生，是为凤凰。

不过咱们的小乌龟显然并不知道。

它眨了眨它豆大的眼睛，就看着这只不知名的大鸟展开比孔雀的羽毛还漂亮的翅膀，一扇一张，燃满半个江淮的飒飒红焰倏然全收——好一派唯我独尊的神气！

凤凰低下头来睨了它一眼，神情是倨傲冷漠的；乌龟也回了对方一眼，神情是莫名其妙的。

想了一会儿想不通黑团为什么会变成烤鸟，烤鸟又变成火鸟这个超级难题之后，它像惯常一样就不去想了，于是甩甩脑袋打算打道回府。

身后一声长啸，清越高亢，音如裂帛。

天空中哗啦啦冒出一大群五彩缤纷的飞禽来，遮天蔽日。

“喂，乌龟精，不要报酬了吗？”

它一愣，转过头去看那只美丽绝伦的鸟：“乌龟精？是指我吗？”

“乌龟精，对待我们的百鸟之王怎可用这种态度！”插话的是一只娇小的黄鹂，即使严厉的语调，声音也还是很好听的哇。

“百鸟之王？它？”

凤凰高傲的脸上有种受了打击的神情：“你看着我涅槃，居然不知道我是谁？”

乌龟刨着身底下的沙子，暗道我不知道是正常，你认为天底下谁都应该知道才是正常吧！不过这话它没敢说出口，只道：“我真的成了精？”

这回是岸边一棵受了涅槃之火得以长生的老柳树回答它：“乌龟，你不单是精，还是少见的修了万年之久的大妖精，只要凤凰君肯提点一下你，列入仙班绝对没问题。”

言下之意其实是指点这个小糊涂蛋该怎么做。

乌龟似懂非懂地“哦”了一声，自言自语道：“原来我已经活这么久了啊。”

“好了，你帮我过了‘涅槃劫’，我帮你成仙，两厢交割结清，如何？”凤凰是聪明绝顶的动物，它已知面前这只乌龟怕是什么也不懂，干脆把话直说，免得耽误时间。

哪知乌龟摇摇头：“我没帮你什么忙，也不想成仙。我走了。”

“慢着，我们凤凰不喜欢欠情。”

“算我没帮，行不行？”它一辈子没说过今天这么多话。

凤凰固执起来：“可你确实帮了，怎能不算？”

乌龟道：“那好吧，你帮忙把这事忘了，好吧？”

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

“去死吧，笨乌龟！”迎面飞来一凤爪，乌龟的身体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扑通，掉水。

这就是凤凰与乌龟的第一次相见。

时值公元三五九年，燕国龙城，大雪纷纷。

吴王慕容垂坐在厅里，手拈一枚棋子，对着棋盘沉思。

屋中火炉毕毕剥剥作响，火苗跳动着，映照出男人平而宽的肩，以及英武硬线条的侧脸。

门外传来说话声，不多会儿，一名少妇走了进来。

“哎呀，”她搓搓手，在左右侍女的帮助下取下了斗篷，看着雪霰子簌簌落下，“这雪可真大哩！”

慕容垂抬起头来朝她一笑。女人穿了一身棉衣，却掩不住曲线凹凸，细细的腰，圆圆的臀，笑容明丽，衬着浅粉的襦裙，实在像极了一朵花儿。

“妃子。”侍女捧了个手炉给她。

段元妃是慕容垂的侧妃，本来是正妃的，现在却成侧妃了。慕容垂不许下人低一格以夫人称她，于是府内形成规矩，称正妃为王妃，叫侧妃为妃子——至于其他姬妾，该怎么称呼还怎么称呼。

“一盘残棋？”段元妃移步棋局前，看了看。

“之前与四哥会面，下至半途被人打断，余兴未尽，所以摆摆。”

段元妃从袖中抽出一笺：“正好有一封四王爷的来信呢。”

慕容垂边接边道：“你便为这个跑一趟？小心冻着。”

段元妃咯咯笑道：“王爷怜惜妾，妾太感动啦。不过这信是进门前被妾截获的，借花献佛而已。”

慕容垂将信展开，默读一遍，起了个笑容。

“莫非有喜事？”

“陛下新添了个儿子，据说有祥兆，十分高兴。”

“就这样？”以他们两家关系，不至于此。

果然，慕容垂接着道：“四哥趁机向陛下进言，陛下决定调我回邺城，很快就会有旨意到了。”

“真的吗，可以回都了吗？”段元妃愉快起来，声调不禁也拔高几分。

“是喽，你算第一个知道。”慕容垂捏一下她滑白的脸颊。

段元妃又笑，并不扭捏：“哎，那我该去收拾收拾。”

“去吧。”慕容垂大手一挥。

她道：“看来这个小侄子还真是祥兆呀。”

目送袅娜的背影远去，回过身，他眉间痕出一褶。

曦妃，他在心底无声道，五年了，原来即使过了五年，也磨不平我对他们抱有的那线希望。

一名相貌普通的年轻人跟着匹野马在路上走。

“马兄，你是不是指错路了？”年轻人扯了扯瘦马披散的长鬃。

那马无鞍，尾巴上还黏着刺球、草秆之类。它悠闲地甩着长尾，懒洋洋应两声。

“真是的，为什么到了人间就不能使用法术……”年轻人嘀咕着，“还偏偏没落到正确地方！”

马儿道：“有我呢，这不是在为你带路嘛。”

年轻人道：“你又不肯背我一程，又不让我用四条腿走路，要走到什么时候呀？”

马儿道：“我是野马，野马你懂不懂？哪有野马载人的道理？”

“可我本来就不是人嘛。”

“……”马儿噤了一下，随即摆起架子，“你现在是人的模样，不是人也是人！”

年轻人叹气：“那好吧，那好吧，马兄你慢慢走，让我歇会儿。”

“到旁边歇去，后边来人了。”

年轻人扭身一看，果然长长一列马队从背后行来。马儿瞧他呆呆的，嘶了一声，叼着他胳膊肘让开，但还是不行，于是干脆跑过一条毛渠，闪得更远点。

前面几个人并辔而行，使原本一条空旷的土路顿时显得狭小拥挤。这些马一望而知是保养得相当好的马匹，高大健壮，精力饱满，它们在年轻人需要抬高目光的位置上左右晃头，有种骄傲挑衅的意味。这个在控制中保持并行的整体，有种说不出的气势，威迫着凡敢阻在他们前头的一切。

年轻人立在渠边望着。

并行中暗含着簇拥的意思，他毫不费力找出了那个被簇拥的人，正骑在中间纯黑



色的雄马上。男人穿了一袭狐皮宽肩大氅，灰羔皮的领子，身躯挺硕地雄踞在镶银垫褥的鞍座上。他只是轻声说几句话，眼神并不顾盼，偶尔笑一下，始终稳稳地望着前方。

周围的几骑为了赶上他的速度，不时需挥鞭让胯下的马跑起来，有的刚蹿近，又立即被控制住，不敢逾越。

一伙人从眼前威风八面地越过去，看都没看年轻人一下。

“这些都是什么人？”

“人类中的头人吧，跟我们的头马一样。”

又有几个女人驰了过去，领头的披着件银白色斗篷，飘飞间露出粉色衣角。

“可真漂亮。”野马道。

年轻人一脸茫然。

“我说那女人骑着的小母马。”野马打个响鼻。

说到燕国慕容的崛起，不能不提到当今燕王慕容俊的父亲——慕容皝。那个时候后赵石氏还很强大，且东有宇文部落，东南有高句丽。慕容皝联合同为鲜卑一族、长期游牧塞北的拓跋部首领拓跋什翼犍，四处扩大势力，后来经过一系列战争与契机，终于平宇文，挫高句，一统东北。

好景不长，眼看燕的实力一天天强大之时，某日慕容皝骑马出门摔成重伤，不久去世，年仅五十一岁。因其长子早逝，故由次子慕容俊继任。当时仍奉东晋为正统。不久后赵皇帝石虎病天——在儿子这个问题上，石虎就远远不及慕容皝了，数量虽然差不离，但质量可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皇子们自以为是，谁也不服谁，开始激烈地争抢皇位。好不容易石祗胜出，原为石虎部将的冉闵又叛，把石祗打得叫苦连天，忙不迭向四方附赵诸侯求救。

接到命令后，挂着后赵丞相头衔生了四十二个儿子的羌族首领姚弋仲派儿子姚襄赶去勤王，自己却带了人打起了回关中发展的主意。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此时踞在枋头的车骑将军氏族首领蒲洪也瞄上了这块肥肉，于是曾经称兄道弟的两人在洛阳附近大干了一场。由于蒲洪有东晋在背后撑腰，此战大获全胜。姚弋仲看到煮熟的鸭子飞了，没办法只好满嘴大骂，回去帮后赵平息大乱去了。

冉闵被打得没了影，于是包括燕在内的各路援军撤退。石祗不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一定要把冉闵揪出来杀掉。冉闵岂是等闲之辈？稍得喘息之机便又重新掌控了局势，这一次他没等石祗再次召集勤王，一下子便把石祗全家和文武百官杀了个干净。还觉得不过瘾，一纸“杀胡令”出，发动自赵以来受尽胡羯虐待的汉人起来报仇，一时间整个北方地区就灭了近百万胡人，羯人一族，就此诛亡。侥幸逃生的石虎的最后一个儿子石琨没有办法，只好跑到东晋，希望保他一条活路，然而东晋的皇帝大臣一致认为

石氏是晋的仇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留，反将他一行全部斩首，可怜石氏亦绝。

冉闵颠覆后赵，杀完羯族石氏，自以为天下太平、世间无敌。怎奈一山偏比一山高，打得过了头，终碰上了早有野心的慕容俊和早做好准备的慕容恪兄弟。

一场著名的连环马之战，冉闵被俘，他所建立的魏国也随之灭亡。在接收了冉魏的宫廷用具后，公元三五二年，慕容俊正式登基称帝，定国号为燕，并将冉闵一家斩首示众。

至此，除了盘踞南方的东晋，北方几大势力分别为：慕容氏燕、苻氏秦、拓跋氏代、姚氏羌。各路名头响震南北的人物为：牛气逼人的晋之桓温，智勇过人的慕容恪，鸿鹄之志的苻坚，老骥伏枥的什翼犍，年轻气盛的姚襄。当老一辈的匈奴刘氏、羯族石氏渐渐远去的时候，新一代的英雄们，开启了属于他们的一幕。

“五弟，你终于回来了！好久不见！”城门外，驿道旁，太原王慕容恪大笑着拥抱了从黑马上下来的慕容垂。

慕容恪今年三十五岁，长慕容垂三年。他身材高大，英武与儒雅之气巧妙地自然地融合一身，极富魅力。

“四哥！”慕容垂回抱他，心中激荡。

此情此景，兄弟俩无须多言。

老六慕容桓与老七慕容德也走上来：“五哥。”

“瞧，我记得离开邺城那时老七还是个半大小伙子呢，如今已经长成男子汉啦！”慕容垂把目光转向两人，和蔼地道。

慕容德笑着，一脸欢快：“五哥倒是一点儿没变。”

慕容桓咳嗽一声：“欢迎五哥回来，路上还顺当吧？”

“很好，没发生什么事。阿令、恶奴、阿隆、库勾，过来拜见你们的叔伯！”

一阵嘻嘻哈哈的笑闹声，早在后面伸头探脑的男孩子们在长子慕容令的带领下走了上来。

“阿令要满十五了吧？我记得跟我家阿楷差不多。”慕容恪笑道。

“是的，再过两个月就是十五了。”慕容垂跟儿子们道，“来，这是四伯父。”

“四伯父。”孩子们喊了一声，并不齐整，但很好听。

“除了皇帝，接下来就属五哥家孩子多些了。瞧瞧六哥，努力了这么几年，才终于让六嫂怀上呢。”慕容德道。

“恭喜恭喜。”一道娇柔的嗓音插进来，粉红丽影让人眼睛一亮。

“段妃。”几兄弟打招呼，慕容恪、慕容桓还好，慕容德却止不住往后窥视。

段元妃知他想什么，笑道：“因一位妹妹正怀着胎儿，即将临盆，王妃体恤她，便先留在龙城照顾她了。”

三兄弟心照不宣地点头，似笑非笑地看了慕容垂一眼。

慕容德道：“照此说来，几个月后我就又可多添两个侄儿了，真是不错。”

“你怎知是侄儿却非侄女？”元妃戏问。

慕容德答：“为凤皇占卜的卦者说的。”

“凤皇？”

“就是刚诞生的小皇子呀。”

慕容桓道：“据说凤皇出生时殿顶曾现凤影，百鸟齐鸣，故小名凤皇。四哥为他取名为冲，寓万物抱阳，冲气为和之意。我正说让四哥也帮我儿子取个名呢，五哥你一道好了。”

他因首次当父亲，故难掩激动。慕容垂笑笑，他关心的是另一桩：“陛下怎么没有自己取，不似他风格。”

慕容恪答：“他来找我商量——你知道，之前太子晔不幸夭折，让陛下与娘娘十分悲痛，加之又正逢四十大寿——故而比平时郑重。”

“……那吉兆是真的？”

“许是吧。说也奇怪，我们几兄弟竟无一人见到，却是很多宫侍百姓说瞧见了。”

“听说凤凰是神物——”慕容桓脸色有些红，“干脆我儿子就叫慕容凤！”

“哈哈，”慕容德道，“人家是小名，你就变大名了，咱们家还出两只凤凰哩！”

“也没什么不好，”慕容恪轻轻一笑，“五弟你那个，叫慕容麟如何？麒麟亦是神兽啊。”

“总算不叫慕容凤。”慕容德拍拍胸脯庆幸，又问道，“麒麟是种十分慈悲的动物，是不是？”

慕容恪点头。

慕容垂道：“有这般好的名字配我那未出世的孩子，是他的福气。多谢四哥。”

“好了，到这儿你自己想办法吧。”黄昏时分，一人一马停在宫城墙脚。

年轻人仰头看了看高得吓人的城墙：“这就是——叫做皇宫的地方？”

“进去就是了。”

“哦。”

“那我走了。”

“……好的，谢谢你，马兄。”

傍晚转至半夜。

一阵马蹄声滴溜溜传来：“果然还待在这！”

“马兄？”若是有人经过，估计准会把对着马一本正经说话的年轻人当成疯子抓到官府去。

“乌龟呀乌龟，你就不能动动脑子想点办法吗？”

“我已经爬过了，但爬不上去。”年轻人也很困惑，“人真是很奇怪的动物，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他们身上还不穿这些叫衣服的东西的时候，是很会在树上跳来蹿去的，为什么后来反而不行了呢？”

“人不穿衣服在树上跳来蹿去？”野马想了想，很严肃地指出他的错误，“不可能。人类从来都只在地上走路，有些即使会上树或在墙上屋顶飞来飞去的，也决不会不穿衣服。”

“但是——”

“好啦，我说得绝对没错！”野马一副见多识广的口气，“你到底要怎么进去？”

摇头。

“真的一点法术也使不出？”

点头。

“你之前说——”野马试探地，“你从冥界来？”

“对的。”

“办完事后还要回冥界去？”

“恐怕不能久待。”

“去你的！”野马长鬃一扬，如一面旗帜猎猎展泼，“这一来一回，中间就不用法术？你诓谁呢。”

见它发怒——虽然气势惊人——年轻人却仿佛不受影响：“孟婆这阵子很忙，用了好多忘川水来兑汤……我能出来也许是她一时疏忽吧……说实话，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啊哈，原来你是逃出来的！”野马蹦跳着，“那你还回去干吗？人间多逍遥哇！”

“我可没看出来。”

“我还没见过从冥界出来又想着回去的呢！走走走，带你见识见识去！”

“不用了，我只是想见见凤凰——的转世。”

“真是个呆子。”野马绕起圈圈，“你到底知不知道皇宫是个什么东西？”

“不就是这个？”年轻人敲敲城墙。

“说得倒轻巧！谁住的？”

“人呗。”

“……”

“怎么倒下了，马兄？”

野马挣扎着站起来：“今日有三大奇事：一、你能进得去；二、你进去了不会被卫兵发现打死；三、我居然站在这里跟你讲了这么久的废话！”

二·慕容诸子

Que Feng Gui

纱帘随着微风轻轻摆动，午后的阳光柔和而温暖。

“去，把门窗都打开。”燕国皇后可足浑氏道。

侍女们依言照办，顿时，外面花园中鲜花的清香阵阵飘进来。

可足浑斜斜披起一件袍子，从榻上起身。赤足刚着地面，旁边侍女慌忙跪下，欲给她履上鞋子。

“不用了，铺了毯子呢。”她懒懒一笑，从奶妈手里接过婴儿。

“瞧瞧，我的小凤皇长得真可爱。”

“是啊，娘娘。”奶妈笑道，“看这小鼻子小嘴巴，多像您呀，以后一定迷死人喽！”

“母后。”三岁的清河公主慕容滢站在门口，脸蛋儿红扑扑的，“给母后请安。”

“过来，看看你弟弟。”

清河跑到母亲身边，侧着脑袋托着下巴：“他的头发是黄色的！”

奶妈掩嘴：“小公主，刚生出来的孩子都这样。”

“我也是？”她摸摸自己又黑又长的大辫子。

可足浑笑笑：“你以前也是。不过头发——他可能更像陛下。”

“什么更像我？”悦耳的男音响起，燕主慕容俊走了进来。

他相貌堂堂，穿着一袭贴身的骑马装，显然刚打完猎。

可足浑迎上去，娇嗔地：“又不叫人通报。”

“你才生完孩子，那些礼节就免了。”皇帝抱起小清河亲了一口，伸头过来看凤皇，“还在睡？”

“是呀陛下，刚吃完奶呢。”奶妈答道。



“嘘，那我们可得小声点。”

皇后及众女仆都低声笑了起来。清河把父亲的卷发放手中旋着圈儿：“父皇的头发不也是黑的吗？”

“哈哈，”慕容俊拿起一束对准阳光，“清河好好看看。”

“呀，是金色，是金色的！”清河瞪大了眼睛。原来他的头发并不是黑色，而是褐色，余尾在阳光照射下，镀出一轮栗金的光芒。

“真漂亮——”她惊叹。

“清河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小公主。”慕容俊拍拍她的头，看可足浑一眼，“因为她有个世界上最漂亮的母后。”

“陛下取笑妾。”可足浑以佯怒的口吻说着，抛过来一个眼色，又道，“陛下今日心情不错哩。”

慕容俊半身皆酥，只觉妻子瑰姿艳逸更胜以往，醉道：“带景茂去骑马了。”

景茂是太子慕容暉的字，亦是可足浑生的第二个儿子，年方十岁。

“看来他表现甚佳。”可足浑笑咪咪地说。

“没错——但是，朕更希望他能把他的爱好转移到其他方面，譬如——”

“治国之道？”可足浑苦笑，“他不是阿晔，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燕国太子。”

“但他现在是了，不是吗？……皇后，你太宠他了。”

“难道我不应该宠爱我的孩子？一个阿晔已经够了，可是，可是……”

“太子是身份，是地位，更是责任。以前有景先（慕容暉的字），所以我们都放松了对他的要求，只希望现在还来得及——”

“那我的凤皇呢？”可足浑垂睫，“我要他跟在我身边。”

慕容俊皱皱眉头。

可足浑咬唇。

“好吧，如果朕的皇后坚持的话。”最终皇帝败下阵来，摊手，“谁让朕是凤皇的父亲呢。”

可足浑莞尔一笑扑入他怀中：“谢谢陛下！”

“还记得朕是陛下？朕还以为自己是强抢人子的恶霸呢。”慕容俊笑着环住他们母子，顺势把小清河也搂入怀中。

四人甜蜜了一会儿，可足浑道：“听说吴王回来了。”

“嗯。”

“妹妹怎么还没进宫来看我，我好久未见她了。”

“长安君可能会迟一点到吧。”

可足浑稍离他怀抱：“吴王独身先行？”

慕容俊低头逗着婴儿：“——还带着四个孩子。”

“段——”

“好啦，过一阵她会到的，到时举行宴会欢迎，你要好好准备。”

可足浑定定看着他，好久才应了一句：“是。”

翼翼京室，眈眈帝宇。

在文昌殿之西，有一风景秀美的皇家园林，名曰铜雀园。园中有三台，北为冰井台，有屋一百四十五间；中为铜雀台，有屋一百零一间；南为金虎台，有屋一百零九间。三台皆砖砌，相去各六十余步，上有廊道相通，飞阁重檐，楼宇连阙，气势恢弘。

此刻，铜雀台间笙乐飘飘，皇帝在大宴宾客。

“当年，曹操在此与将士商讨战事，突然地下有金光冒出，使人挖掘，乃得铜雀，于是建台为念，取名铜雀台。”慕容俊倚在栏杆边上，手持酒樽，与身边几兄弟闲聊。

慕容垂俯望远处水波浩渺，道：“此台前临洛河，北临漳水，取势实在是雄浑至极。”

老三慕容评正好站在他左侧，长着一个显目的鹰钩鼻子，深眼窝，薄嘴唇，轻笑道：“我看也不过如此。漳水汹涌，日夜冲刷冰井台，哼哼，恐怕早晚要出事。”

慕容恪闻言挑起半边眉毛：“冰井台受蚀严重？若真如你所言，当专门抽出官吏来，使人填塞泥石修补。”

慕容评道：“好像是一个属下讲过，还是谁呈上来的折子提过此事——我忘了。”

慕容恪拎起桌上酒瓶，给他倒上一杯酒：“那我先敬三哥一杯，这事儿属你治下，回去后给认真办了，以免日久酿成祸患。来，祝三哥马到成功！”

慕容评脸上微红，知道老四给他面子，于是应一声，仰起头来一干而尽。

慕容俊微笑着看他俩饮完，道：“近来可庆之事颇多，除了咱们兄弟齐聚，老五、老六得子之外，老七也有一件喜事要宣布。”

“哦？”慕容桓坐在栏杆上，“老七快说出来听听。”

慕容德没料到皇帝使出这么一招，被酒呛了一口，一时支吾起来。

“哎哟，还害羞呢！”慕容桓哈哈大笑，“莫非是找到中意的姑娘了？”

“噗！”

“我的天哪！就算被我猜中了也不要喷我嘛！”慕容桓夸张地跳起来，环顾众人，“——难道——真的——猜中了？”

慕容俊道：“没错，是段家姑娘。”

又是段家的，他心中嘀咕一句，看一眼慕容垂：“段季妃？”

“我也是刚刚猜出来的。”慕容垂往柱子上一靠，转着酒盏，“听元妃提过一两句。”

“嗯，是个不错的姑娘。”慕容恪点点头，“七弟，恭喜你。”

“恭喜恭喜！”慕容桓重重一捶弟弟的肩膀，“最后一个终于也要成家了——呼，咱